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十一回 糊縣官糊塗銷巨案 安公子安穩上長淮

上回書講的是雕弓寶硯自合而分，十三妹同安龍媒、張金鳳並張老夫妻柳林話別，是這書中開場緊要關頭。那十三妹別後，安公子一行人直望到望不見了，也就大家上了車輛牲口，投奔南河大路而去，這且不提。折回來再講那黑風崗的能仁寺。卻說這能仁寺原是一座敗落古廟，向來有兩個游僧在內棲身抄化。自從赤面虎這個凶僧占了這地面，把兩個游僧趕出廟去，借著賣茶賣飯為名，在此劫奪來往客人，那倒運的被他害了也不止一個。如今天理昭彰，惹著了這位殺人如戲的十三妹，殺了個寸草不留，自在逍遙的走了，臨走又把廟門從裡頭關了個鐵桶相似。這條道本是條背道，附近又等閒無人來拜佛燒香，就連本地的鄉約地保也住的甚遠，因此廟裡只管鬧的那等馬仰人翻，外人竟一點消息不得知道。

自來「無巧不成話」，不想這在平縣的西北鄉偏偏出了一案，地保報到縣裡。這縣官姓胡，原是個賣麵茶的出身，到了正月節帶賣元宵，不知怎的，無意中發了一注橫財，忽然的官星發動，就捐了一個知縣，選在在平，地方上都叫他「糊太爺。」這日，胡知縣接了地保的稟報，問了問這西鄉離縣衙有三十多裡，便傳了次日下鄉。那縣衙的一班官役巴不得地方上有事，好去吃地保，又可向事主勒索幾文。到了次日，那些刑書、招房、仵作、捕快人等，一窩蜂的都跟了去。

及至到了鄉下，只見不過是兩人口角，彼此揪扭，因傷致死的一樁尋常命案，照例相驗，填了屍格回來。

那地保規矩，是送縣官過了他管的地界，才敢回去。這能仁寺正在他的地界上，來回都從廟前經過。恰巧走到離廟不遠，這位縣官因早起著了些涼，忽然犯了疝氣，要找個地方歇歇，弄口姜湯喝。跟班的便吩咐衙役，叫地保預備地方。

地保想了想，這一帶都是曠野荒山，那有人家去尋熱水？便想到這座能仁寺上，說：「前面不遠有所古廟，就請太老爺的駕到那裡將就座落罷。」便飛跑的趕到廟前。那正中山門本是用亂磚從外面砌嚴了的，看了看，左右兩個角門兒也關得結實，只得走到馬圈門前叫門。一直叫了半日，也不聽得有個人答應。正在叫不開，那些三班衙役也有趕到前頭來的，大家一頓連推帶踹，把個門插管兒弄折了，門才得開。地保忙著推門，同了眾人進去，叫和尚出來接太老爺。但見空落落的院子靜悄悄無人，只有馬棚裡撒著四個騾子，餓的在那裡打晃兒；當院裡兩條大狗，因搶著一個血淋淋的東西，在那裡打架。大家喝開了狗一看，原來是個和尚腦袋，嚇了一跳。地保說：「不好！這不又出了案了嗎？」連忙把那顆頭搶在手裡，奔了那三間正房來找和尚。一進門，就看見一個半老的和尚躺在地下，叫了一聲，不見答應，敢是死了。

這個當兒，聽見喝道的聲音，縣官轎子早已到門。眾人連忙跑出去，把上項事稟明。縣官聽了，打轎進門，下轎一看，心裡納悶說：「這可罷了我了！這一個和尚的腦袋好端端的在腔子上，那個腦袋可是那裡來的呢？」旁邊一個捕快班頭跪倒回話，說：

「回太老爺的話，這得拿兇手。」縣官問道：「兇手是誰？」眾人只得說道：「在廟裡搜一搜就知道了。」縣官說：「那麼著，咱們就搜哇！」

眾人答應一聲，便順著那帶灰糊搜去，搜到南頭那間，見關著扇門，大家巴著窗戶瞧了瞧，早瞧見草堆邊露著兩隻腳，說：「得了，屍身有了！」連忙踹門進去，一看，又是兩個屍身，肝花五臟都被人掏了去了，卻都有腦袋不算外，腦袋上還帶著兩條辮子，大家又來稟過縣官。縣官說：「這事更糟了，怎麼和尚腦袋上會長出辮子來呢？這不是野岔兒嗎！」當下亂了一陣，便出了馬圈門，從大殿配殿一路查去，只見都是些破落空房。一直亂著查到東院，進了角門，將轉過拐角牆，一看，但見院子裡橫七豎八躺著一地和和尚，也有有腦袋的，也有沒腦袋的，也有囫圇的，也有兩截兒的，裡頭還有個沒臉的，卻是個婦人。眾人發聲喊說：「了不得了！」把個縣官唬得目瞪口呆，臉上青黃不定，疝氣也唬回去了，口中只說：「這是回甚麼事？」那馬步快手一個個亂著，腰間抽出鐵尺，便去把住正房、廚房、院門，要想拿人。內中又有幾個乍著膽子闖將進去，裡外屋裡甚至地窖子裡搜了個遍，那有個兇手的影兒？亂了一陣，大家只得請縣官進屋裡坐下再說。

這個縣官一進門，就看見正面牆上寫著碗口來大的兩行字，看了看，倒有一大半不認得，只得叫過個書辦來念了一遍，聽了聽，也猜不透怎麼個意思。為難了一會，說：「有了，好在咱們帶著仵作呢，且相驗相驗就明白了。」只見那書辦使了個眼色，暗暗的合他搖手。原來這書辦是本衙門刑房的一個掌案的老吏，平日無論有甚麼疑難大事，到他手裡沒有完不了的案，這案裡頭也沒有作不出來的弊。

當下縣官見他如此，便迴避了眾人，問他道：「方才我要叫仵作相驗，你卻搖手，這是怎麼個意思？」那書辦道：「這一案斷乎辦不得。例上殺死一家三命，拿不著兇手，本官就是偌大的處分。如今倒鬧了十幾條人命出來，倘然辦出去，一時拿不著人，太老爺這考程如何保得住？」縣官道：「噯，你這麼個人，難道連個『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』也不知道嗎？咱們只要多派幾個人兒，再重重的懸上賞，還有個拿不住人的？」

書辦搖著頭說道：「太老爺要拿這個人，只怕比海底撈針還難。據書辦的風聞，這起子和尚平日就不是善男信女。至於這個殺人的，看起來也不是圖財害命，也不是挾仇故殺，竟是一個奇才異能之輩，路見不平作出來的。」

縣官道：「這你又從那裡瞧出來的？」書辦道：「太老爺只看他這兩行字就知道了。頭兩句說：『貪嗔癡愛四重關，這關黎重重都犯。』這分明說是這班和尚平日劫人錢財，占人婦女，害人性命，傷天害理，無所不為。底下幾句道：『他殺人汗佛地，我仗劍下雲端，鏟惡除奸。』這幾句分明說他路見不平，替民除害，劈空而來，如同從雲端裡下來的一般，把這起子和尚屠了。末了一句道是：『覓我時，合你雲中相見。』這個『你』字是誰？他分明指的是太老爺的大駕。見得他雖然在地方上殺了許多人，卻不是畏罪而逃，你們要來找我，就在雲中等著見你們。看這光景，就讓太老爺懸千金的賞，靠我們衙門這班捕役，怎能夠到雲端裡拿人去？況且看這幾句話的口氣，這人的膽量智謀也就非同小可，就便見了他，又如何敢動他呢？那個時候，怎樣的結這個案？所以書辦說這個案辦不得。」縣官道：「照你這樣說起來，這一案敢只算糟透了！你還有個甚麼透鮮的主意沒有？」

書辦道：「據書辦的主意，這一堆屍身只好揀出三個來：一個是那胖大和尚，一個是那帶發陀頭，那個就是那沒臉的婦人。請太老爺吩咐地保遞上一張報單，就報說本廟僧人窩留婦女，彼此妒奸，那陀頭一時氣忿，把婦人用刀砍死，胖大和尚見砍了婦人，兩下爭競，用棍將陀頭凶門打傷，致命氣絕，他自己畏罪，情急自戕。這等一辦，把太老爺失察一家殺死三命的處分也躲開了，兇手也不用拿了。其餘的屍身，講不起費些事，刨個坑兒，把他們一埋，眼前都是太老爺的牙爪，誰敢不遵？便是那地保，他地面上消彌了這等一個大案，也省得許多的拖累花銷，他還有甚麼不願意的？再把廟裡一應的細軟粗重分散給眾人，作個賞號，只怕大家還樂而為之。請太老爺的示，書辦這主意如何？」把個胡縣官樂得滿臉陪笑說：「先生，到底是你！我本來字兒也沒你的深，主意也沒你的巧妙。咱們就是這等辦了！」

書辦道：「太老爺還得吩咐頭兒一句。」說著，把那班頭叫來，官吏二人言三語四又告訴了他一遍。班頭想了想，說：「也只得如此。小的們遵太老爺的吩咐，就去辦去。只是一時那裡有這許多鐵鍬鐵頭刨那坑去？」低頭為難了一會，忽然說：「有了。小的方才到廚房院裡，見那裡有口乾井，如今把井面石撬起來，把這些個無用的死和尚都攙下去。廟裡有的是磚頭瓦塊糞草爐灰，蓋好了，照舊把井面石壓上，索性把井口塞了。吩咐地保找兩個泥水匠，在井面上給他砌起一座塔來，算個和尚墳。這場功德就完了。」縣官聽了，把手一拍，說：「這主意更高！少時批賞，你們倆是頭分兒！」二人先謝了出來，暗暗的告知眾人。

大家聽了，一來是本官作主，二則又得若干東西，就不分書吏、班頭、散役、仵作，甚至連跟班、轎夫，大家動起手來，直鬧了大半日才弄停妥。留下地保，一面廟外找人掩埋那兩個和尚一個婦人的屍身，一面找泥水匠砌塔，一面補遞報單。諸事料理完畢，大家趁此胡擄了些細軟東西，只剩了四個張口貨的馱騾沒人耍，便入了太老爺的官馬號。縣官便打道回衙。

據地保那張報單，五路通詳上去，奉到憲批，批了「如詳辦理」四個大字，把一樁驚風駭浪的大案，辦得來雲過天空！那地保另找了兩個老實和尚在廟募化焚修，不上幾年，倒把座能仁寺募化的重修廟宇，再塑金身，這是後話不表。列公，你道十三妹這兩行字兒有多大神煞！

卻說安公子一行人別了十三妹迤邐行來，張老路上向他道：「姑爺，咱們今日走半站罷，大家都得歇歇了。」安公子正在那裡心裡盤算，想著：「十三妹此去不知果然可去給我找那塊硯台？他這張彈弓不知果然可能照他說的那等中用？倘然兩件事都無著，如何是好？」心中萬緒千頭，在牲口上悶悶不語。忽聽得張老合他說話，便答道：「正是如此。」說話間，又走了一程，只見前面有幾座客店，就揀了一座乾淨店面住下。大家忙著搬行李，洗臉吃飯，都不必煩瑣。

一時諸事完畢，張老陪了安公子在一間，他母女二人另在一間住下。那張老婆兒便催張金鳳道：「姑娘，咱早些兒睡罷，昨兒鬧了一夜了。」張姑娘道：「咱們娘兒兩個車上睡了一道兒了，你老人家這時候又睏了？天還大亮的，那裡就講到睡覺了呢？咱們還有許多事沒作呢。」張老婆兒道：「還有啥事呀？」張姑娘道：「你老人家知道啣，不要盡只怙人來了。」

張老婆兒道：「可罷了我了，啥事兒呢？哦，你要溺尿啊，你那馬桶我早給你拿進來咧。」他女兒急了，道：「瞧，誰倒是只是要撒尿呢！」張老婆兒道：「這可悶殺我了，你說罷。」張姑娘這才低著頭紅著臉說道：「你老人家瞧，他身上的那鈕襤子都撕掉了，那條褲子濕漉漉的濕在身上，可叫人怎麼受呢！」

一句話提醒了那老婆兒，說：「可是的了，你等我告訴他換下來，我拿咱那個木盆給他把那個溺褲洗乾淨了。你給他把那鈕襤子釘上。」說著，往外就走。張姑娘連忙叫住道：「媽，你老人家先回來。」那老婆兒道：「還有甚麼呀？」張姑娘道：「沒甚麼了，你老人家可不要說我說的。」那老婆兒一面答應，一面走到那屋裡，把前番話向安公子說了。

這安公子才作了一天的女婿，又遇見這等一個不善詞令的丈母娘，臉上有些下不來，說：「我換上了，鈕襤兒將就著罷。」說了兩次。那丈母娘可憋不住了，說：「姑爺，你換下來給我快拿去罷，不的時候，姑娘他也是著急。」張老又在旁邊攪掇，這安公子才打發開丈母娘，換下那條濕乾了的溺褲子，連衣服一並著張老送了過去。張姑娘見他母親在那裡忙著洗褲子，只得自己把那衣裳的鈕襤子一個個的釘好了。他母親直等把那洗的褲子收拾停妥，送了過去，娘兒兩個才睡。

列公，這樁事卻不可看作張姑娘不識羞，張老婆兒不辭勞。要知女婿有半子之親，夫妻為人倫之始，有了這樣天性，才有這樣人情。不然一個根兒裡想不到，一個根兒裡不耐煩，你叫他從那一頭兒羞、那一頭兒勞起？這卻與那等「女兒嬌得慣，老兒燒得慣」的大不相同。

閒話少說。卻講那張老一心記著十三妹囑咐的「明日過牯牛山倒要早走」的這句話，那天才四更，便爬起來喂牲口、裝車，便催著大家起來收拾動身。又囑咐安公子道：「姑爺，你可記著十三妹姑娘的話，到跟前千萬莫要怕的說不出話來。」安公子笑道：「你老人家放心，莫打量小婿還是昨日的安驢。我只從昨日受了那和尚的一番折磨，又經了十三妹姐姐的一番教化，不覺得膽粗氣壯起來。況且死生有命，譬如昨日的事，可是怕得來的？今日不但性命無傷，而且姻緣成就，可見這事自有天作主。萬事仗皇天，怕他怎的！只是我倒不信這張小小的彈弓兒說得來這樣的中用！」

那張姑娘算感激定了那位姐姐，信定他的話了，見安公子如此說，恐怕他一時猶疑誤事，待要合他說話，還是個沒過門的媳婦，臉上未免下不來，只得搭訕著向父母說道：「爹，媽，我這姐姐斷不會說假話賺人的。況且他昨日不救我們，有甚麼使不得？救了我們，他更不必顧我們路上的事，不借給這張彈弓，又有甚麼使不得？他何必妄口說這大話？此理可信，我們斷不可猶疑。」三人聽了，齊說：「有理！」張老便算清店錢，叫店家開了店門上路。

此時正是二十前後天氣，後半夜月色正亮。一行人出了店門，趁著月色行了一程，遠遠的早望見那座牯牛山。只見黑壓壓的樹木叢雜，煙霧瀰漫，氣象十分兇惡。張老道：「姑爺留神，快到了。」一句話未完，只聽得山腰裡吱的一聲砲頭響箭，一直射在半空裡去。說書的，這強盜這枝箭放著人不射，他為何要射在半空裡？他只要使一枝梅針箭，那人豈不應弦而倒？為何倒要用砲頭箭？他還是射鴿子呢，還是射帽子呢？

列公，不然。大凡作強盜的，敢於攔路劫財，了斷不是三個五個，內中有瞭高的、把風的、動手的、接贓的，至少也有二三十個人，豈有大家擠擦在一塊子的理？自然是三個一群，五個一伙，藏在那山坳樹影之中瞭望。等到望見過往的客商到了，一枝響箭，便算個號令，大家才不約而同的下山，這是一；二則，既作綠林大盜，便與那偷貓盜狗的不同，也斷不肯悄悄兒的下來，放這枝響箭，就如同告訴那行人說：「我可來劫財來了！」不然為甚麼叫作「響馬」呢！

話休饒舌。卻說那安公子一行人正走之間，忽然聽得一聲箭響，箭響過處，早見一群人簇擁著三個騎馬的強人，拍喇喇從半山裡跑將下來，一字兒擺開，攔住去路。只聽得頭的那個大聲吆喝，他說的卻不是「留下買路錢再走」的那句鼓兒詞，他那話只得兩個字，說：「站住！」張老是心裡有了底兒的，聽得一聲「站住」，便把牲口攏住，鞭子往後鞦裡一掖，抄著手靠了車轅，站住不動，也不答話。這個當兒，要說安公子果然不怕，沒這情理。一則是曾經和尚那等的性命相撲，合十三妹那等的電雷交作，覺得「曾經滄海難為水」；二則也仗著十三妹的這張彈弓是個護身符，料想無妨；三則事到其間也無法了。只得把驢兒一磕，迎上前去。

那三個騎馬的強人正攔著路，見一個少年身背彈弓迎來，早各各的把兵器掣在手裡，閉住面門。當下安公子走到跟前，在驢兒上一拱手，說道：「眾位好漢請了！我們正要趕路，列位攔路不前行，卻是為何？」那三個強人只認作他是個才出馬的保鏢的，答道：「喂，行家莫說梨把話！你難道沒帶著眼睛，還要問『卻是為何』？所為的要合你借幾兩盤纏用用！」安公子道：「列位且慢，盤纏卻有幾兩，只是我費了萬苦千辛弄來，要去救父親性命的，因此不好奉送。但是列位，既入寶山，斷無撒手空回的理。我這裡有小小的一張彈弓，卻還值得幾文，這叫作『寶劍贈與烈士』，拿去算發個利市，如何？」

說著，就把彈弓褪下來，遞將過去。那為頭的強人道：「靠你這張彈弓又值得幾何？也值文謔謔的費這些話白！我勸你把這些話收了，快把金銀獻出來，還有個佛眼相看；不然，太爺們就要動手了！」安公子道：「且請看看這彈弓，果然不值一笑，那時我再送金銀不遲。」那為頭的強人聽了，把手中的那竹節虎尾鋼鞭伸過來，把彈弓一挑，接在手中。先覺得分量沉重，重複在月光之下翻覆一看，口中大叫，說：「了不得，險些兒不曾誤了大事！」說著，掖起鋼鞭，拿了彈弓，滾鞍下馬。左右兩個強人見了，不知是何原故，也下了馬，手下的帶過馬去。

只聽為頭的那強人向安公子問道：「尊客是從青雲峰十三妹姑娘那裡來麼？安公子一聽：「這十三妹三個字，是爛熟的了，這『青雲峰』可是那裡呢？況且我又本不是從青雲峰來。不用管他，且答應他半句。」因說道：「我正是從十三妹那裡來。」強人道：「十三妹姑娘可有甚麼交代？」安公子道：「我同他分手的時節，他道我此番載著金銀行走，定從牯牛山經過，難保列位不下來借盤纏。所喜列位都是些仗義疏財的豪客，與那尋常之輩不同，因此付我這張彈弓，作一個討關的憑據。他還說請列位看他這張彈弓分上，借我兩頭牲口，還請兩位壯士一直護送我們到淮安地面。日後十三妹見了列位，定當面謝。」那強人聽了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言重！言重！這個怎敢！這彈弓還請收好。十三妹姑娘吩咐的話，一一如命。」

說著，回頭向那兩個頭目道：「就是你們老弟兄倆辛苦一蕩罷。」二人領命，急忙回山打點行李牲口去了。

這裡眾人才你一言我一語問安公子的名姓。安公子道：「學生姓安，單名一個驥字。」只見內中一個小頭目走過來問道：「尊客方才說到淮安，請問有位安太老爺，諱叫作學海的，同尊客可是一家？」安公子道：「那正是我的老人家。此番帶了這項金銀，就為了父親的官事。」那小頭目道：「原來是安少爺！那安太老爺是淮安地方上一點福星，小人們的家堂佛一般，真真廉明公正。不想被河台大人參了一本，誰人不說冤枉！小人從前原也作些小道兒上的買賣，後來洗手不幹，就在河工上充了一個夫頭。因看了看作官的尚且這等有冤沒處訴，何況我們百姓？想了想，還是當強盜的好，因投奔山上落草。如今難得遇見我恩官的少爺，敢煩大

哥把少爺請到寨裡用些酒飯，也見得我們的義氣！」安公子連連推謝，說：「本該奉擾，只是現同著家眷不便。」那頭目還再三的盡讓，倒是為頭的強人說：「這話使不得。慢講你恩官面上，只看十三妹姑娘，我們合山的人都該盡些人情。但是公子是宦門，你我是綠林，隔著一道門檻兒呢，如何請到寨裡去得？人情的事小，輕慢了公子的事大，竟可不必。」大家都說：「有理。」那小頭目也只索罷了。

說話間，山上去的兩個人早已拉了兩頭騾子，連他們的隨身行李器械都帶下來，隨手就把那邊套拴好，套上牲口。那為頭的便吩咐道：「你二位這蕩可莫當兒戲。一來要守十三妹姑娘的規矩，二則要保山寨的臉面，講不得辛苦。一路上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，甚至打店看車，都是你二位的事。到了地土，不可露盤兒，趕緊的回山要緊。」那二人諾諾連聲，一一的領命。說完，他又向安公子道：「公子，你我今日相逢，三生有幸！只是叫『禮』字兒管住了我們，連一杯水酒也不曾備得。如今有這兩個人同去，路上不怕衝風破浪，萬無一失，保你安穩無事直到淮安。日後倘然再見了十三妹姑娘，只說我海馬週三同著截江獺李老、避水獺韓七三個人，憑著這張彈弓，巴結了些些小事，不足掛齒。這天也快亮了，我們不往前送，就此告別回山。」說著上了馬，打聲唿哨，一群人馬先回山去了。

這裡李老、韓七早吃喝著車輛動身。安公子也上了牲口，仍舊背上彈弓同行。他一行人這才把心放下。安公子在驢兒上心中著實的感念十三妹，口中不言，心內暗想道：「再不想那等一個小小女子，有許大的聲名！偌大的神煞！只是我看那般人的漢仗氣概，大約本領也不弱，為何如此的敬重這位十三妹姑娘？是何原故呢？」

且不表安公子一路心中猜度。卻說李老、韓七兩個一路上真的是小心謹慎，不辭勤勞，不但安公子省了多少心神，連張老也省得多少辛苦。沿路上並不是不曾遇見歹人，不是他倆人與一個遠遠的先去看風，就是見了面說兩句市語，彼此一笑過去，果然不見個風吹草動。

話休饒舌。不則一日，已近淮安地界。那截江獺、避水獺兩個攏住牲口，向安公子道：「前面再二十里，就是淮安府城東關裡了，我們不好前進，見見公子，我們回去了。」安公子聽說，先道了他二人的一路辛苦，又囑咐上覆他家寨主，回手便向車上取下兩封銀子來，每人五十兩，給他們作盤費。兩人那裡肯受？齊聲道：「這個斷不敢領。一則呢，是十三妹姑娘的委派；再我們頭領也有話在頭裡。只要公子日後見著十三妹姑娘，說我們兩個這一蕩還不算藏私偷懶，我們這臉上就沾了光了。」說著，一個認鑿跨上騾子，那個把邊套擄繩搭在騾子上，騎上那頭騾子，一直的向北去了。

安公子只得將銀子收好，因向張老道：「不想這強盜裡邊也有如此輕財仗義的！」張老道：「姑爺，俗語兒說的『行行出狀元』，又說『好漢不怕出身低』，那一行沒有好人哪！就是強盜裡也有不得已而落草的！」翁婿兩個一路閒談，已達到東門關廂。那府城的地面本與小地方不同，又有河台大人駐紮在此，那繁華熱鬧也就不減一個小省分的省城。只見兩邊鋪面排山也似價開著，大小客店也是連二並三。張老同安公子便找了一座小店，安頓家眷行李。那張家母女二人進店下車，先張羅著洗臉梳頭，預備好去叩見新婆婆，會新親家。安公子向張老道：「泰山，你老人家張羅行李罷。我可要先打聽母親的公館在那裡去了。」張老說：「這是要緊的，這裡交給我。」

安公子隨即出來，到了櫃房裡，只看那掌櫃的是個極善相的半老老頭兒，正在櫃房坐著，面前桌上攤著一本賬，旁邊擱著一面算盤，歸著賬目呢。見了安公子進來，起身道：「客人要甚麼？」安公子拱了拱手，道：「借問一聲：有位安太老爺家眷的公館在那條街上？」那掌櫃的聽了，把安公子上下一打量，問道：「客人，你問的可是那承辦高家堰堤工冤枉被參的安太老爺的家眷麼？」安公子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那老頭兒未從說話，先咳了一聲，道：「你還要問他的甚麼公館！這話說來真真叫人怒髮衝冠，淚珠滿面！」一句話把個安公子嚇得目瞪口呆，忙問：「卻是為何？」那老頭兒才拍著板凳道：「客人，你且坐了，等我慢慢的對你講！」這正是：

不是雷轟隨電掣，也教魄散共魂飛。

畢竟那掌櫃的老頭兒對安公子說出些甚麼話來，下回書交代。